幻象

青兒

雨季，總是下着時大時小的雨。

依魚靜坐在微涼的雲石窗臺上，輕倚着粉藍色的牆，身旁的那兩扇窗，由於下雨的緣故而被緊緊的關上。雨點滴滴答答的打在玻璃窗上，像手指撥弄着琴鍵似的，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。望向窗外，看着街上的行人，撐着各式各樣的雨傘，像點點水彩不小心的滴在一幅街景畫上，卻顯得有種零亂美。

室內，瀰漫着空調發放出的涼空氣，而在地上的風扇同時開動着，輕輕的向依魚吹拂着，她長長的髮絲，在空氣中飛揚着，卻沒有遮掩着她細小的臉龐，可清楚地看到那明澈的雙眸、高高的鼻子、端巧的嘴。在依魚的耳邊響着陣陣歌聲，是唱片機裡一隻唱片在轉動着，播放着現代的流行曲。她手上玩弄着的一隻他媽歌池小雞，是她的妹妹從日本買回來的小小禮物。在她的腿上，擱着一本童話故事書。

「童話嗎？這世上當真有童話的嗎？那就給我一個小王子吧，一個把我捧在掌中呵護，如玫瑰般珍惜的小王子。」依魚喃喃自語地說。小小的房間裡，雖然有一部黑色的、新款的電腦，擱置在房間的一隅，可是，不知怎麼的，就是開不動。依魚也不知道為何，也許是壞了，也許是欠缺了一點點，就像她一樣，她想。

忽然，她心血來潮的想到街上逛逛，便立刻換上一條藍色的牛仔褲及一件白色的襯衣，穿上那藍色的波鞋，背上深啡色的袋子，帶着一把藍白色的叮噹雨傘便大步地踏出家門了。

雨，依然是毛毛的、密密的下着，街道上因而積蓄了一個個大小不一的水窪。依魚漫無目的地緩緩走着，踏着這些水窪，濺起了星星的水花，沾了點點在牛仔褲腳上。而身邊的人，總是很快的擦身而過，看不清他們的臉龐。

一路上，她邊看着櫥窗裡的商品，邊覺得好像背後有人在某處窺視着她似的，她心裏總是聽到有人輕輕喊着「依魚！依魚！」在呼喚着她。但在櫥窗的玻璃上，卻看不見任何蹤影，而她多次回望，發現不到其他東西。

「也許是錯覺吧！」她心想。

躂躂躂……

突然，聲音由遠而至，「依魚！」一隻大大的手掌輕搭在依魚的肩膀上，依魚回頭一望，一個陌生的臉龐出現在她眼前。

「你是誰？」

「你忘記了我嗎？依魚。我可沒有忘記你呢。」陌生的臉上閃過一陣驚訝，但又迅速的回復笑意。

「是嗎？我認識你的嗎？我記不起呢。」依魚邊說着，邊摸着她薄薄的長髮，陣陣奇妙的感覺於心中泛起。她不認為自己是認識眼前這個男孩，可是就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、熟識感。

「看來，你是把我忘掉了吧。」依魚看到那失落代替了歡喜，掛在陌生的臉龐上。

依魚心裏想着：「從他的樣子看來，我好像真的是認識他的喔。可是，我是在哪裡認識他的？我可一點也記不起呢。」

男孩看着依魚在想得有點出神，輕輕的叫了她一聲：「依魚！」依魚回過神來，但兩眼仍定定的看着眼前的他。

「你記不起那不要緊吧。下次再見。」男孩轉身便走。

依魚想叫他，可是，她並不曉得他叫甚麼名字。她只是知道，他的笑容很好看，很燦爛，燦爛得有點刺眼。

男孩的身影，飛快的消失在人群當中。

在男孩走後，依魚再也沒心情閒逛，便轉身回家了。在路上，她的腦海裡，充斥着那男孩的笑臉。「到底我是在哪裡認識他的呢？」

回到家裡，「媽媽！媽媽！」依魚喊了幾聲，「看來媽媽還沒有回來。」依魚便走入房裡，在櫃上拿下她的照相本子、畢業冊，查看男孩是否她的同學。但是，任憑她再怎麼仔細找看

，也找不到那臉笑容、那抹身影。依魚最終也放棄了她的尋人行動了。她心想，大概他是認錯人吧，認錯了一個跟她同名的人。她的樣子是那麼的普通，認錯了也不是一件奇事。

過了幾天，又是一個下雨天，依魚又興之所至的走到街上逛逛。依魚總是喜歡挑選下雨天才到街上去。她低頭的走着，突然，她看見一個白色的身影，擋着她的去路。她抬頭一看，是一個已被依魚遺忘了的臉孔——前一陣子的那個男孩，站在依魚的面前。

「依魚！又碰見你了，你還認得我嗎？你要往哪裡去？」男孩問道。

依魚一臉驚訝。她沒想過，又會再度碰上了他。

「看來你還是記不起我呢，依魚你還是依舊的沒記性。」他微微的笑着道。

「不要緊吧，我們吃下午茶，說不定你會記得起我是誰的。」他邊拉着依魚邊走邊說道。

走進了一間台式餐廳，侍應問依魚：「二位。」「好的，小姐，請來這一邊。」依魚他們跟着那位侍應小姐來到一張在餐廳角落的卡位坐下，點了兩杯飲品。

在這個時候，依魚才認真的看到面前這個男孩的樣子，他棕色的頭髮下，雙眸明澈，夾在兩排長長的睫毛之中；膚色是白皙的，但又不像外國的白；嘴唇不厚不薄，高高的鼻樑上，架着一副無鏡框的眼鏡。

「依魚，你真的忘記了我嗎？忘了在去年暑假的事了嗎？」男孩邊喝邊問道。

「去年暑假？」依魚一臉疑惑。

「對呀，我們是在網上玩online game時認識的，你還經常和我一起玩着呢。但第一次約出來見面是在去年的暑假。那一天又是跟今天一樣，下着這般斗大的雨，即使是撐着雨傘也沒用，都是全身濕透了呢。」男孩興奮地回憶道。

「是嗎……」依魚沉思着，她想不起去年暑假的事，但是隱約中好像是認識眼前的人兒。「他真的很面熟呢，莫非我真的認識他，如他所說？」依魚心裡默默的想着。

「依魚！依魚！你還是依舊的沉默，總是讓人有種捉摸不着的感覺。你真像一朵沉思的玫瑰呢。」男孩微笑的向着依魚說道。

「是嗎？玫瑰？為什麼我會是玫瑰？」依魚問。

「對，是玫瑰，不為什麼。」男孩依舊笑着，「而且，只有我才能明白你。現在的你不是真正的你……」

依魚的臉上一紅，垂下頭來，喝她的荔枝綠茶。

二人頃刻間都沉默起來，男孩雙眼凝望着依魚，像是有很多話說，看得依魚有點不好意思把頭垂得更低。

突然，依魚感到，自她一踏入餐廳的那一刻起，四周的人在有意及無意間投來奇異的目光，那像是看異類的目光。她渾身不爽，有股被受監視的感覺。她很想離開這裡，逃出這個被監察的範圍。

「我們還是離開吧，好嗎？」依魚渴求的問。

「但是我還想跟你談多一點點呢……那……好吧。」男孩語帶失落的說。

當他們步出餐廳同時，一把聲音響起：「依魚？你為什麼在這裡？你為什麼不好好的待在家中！」

「媽媽！我……我……我跟一個朋友喝茶而已。」依魚對着面前一個年約四十歲的中年婦女說着。

「朋友？哪裡有人？」依魚的媽媽張目回望，亦找不到依魚口中的「朋友」。

依魚回頭一看，「咦？奇怪了，他到哪裡去了呢?我剛才明明是跟他一起喝茶的，而且他明明跟着我背後走出餐廳的……」依魚習慣性的摸着她的長髮。

「快點跟我回家吧，」依魚的媽媽看看手上的錶，「原來經已這麼晚了……差不多時候要吃

藥吧，要是誤了時候可不行了。下次可別又趁我不在家時偷偷的到街上去，知道嗎？」依魚的媽媽牽着依魚的手，往家的方向走着。

「是的，我知道了。」依魚低着頭，邊說着邊撥弄着她的髮端。「到底，他去了哪裡呢？他還沒有告訴我他叫甚麼名字呢。」

夜幕於不知不覺間已悄悄的低垂，一彎明月，緩緩的爬上，斜掛在天邊，地上的水窪早已消失得不着痕跡。她踏上了那條只有幾盞街燈照着的歸途，邊朝着家的方向走着，邊舉頭望望那銀牙的眉月。

邊走依魚邊想着，或許，明天他倆於街上的某一角又會再度遇上，或許他會告訴她一切他所認知中的她，或許她能找回她所失去的，或許。